

資治通鑑補正

賢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

後學吳郡嚴

後學吳郡談允厚

唐紀二十九

起十四年盡二十一年凡八年

元宗至道大聖天明孝皇帝中之上

丙寅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漢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為東

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成安公主中宗之女下嫁韋氏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曾修

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

封陵本山峒唐世以漸開拓乾元後始置為縣賓州漢領方縣地屬鬱林郡梁置領方郡隋廢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屬南方州貞觀五年分置賓州橫州漢屬鬱州高梁縣地江左置甯浦郡隋廢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分置蘭州

八年改曰橫州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勳發兵討之初上自東封還陳州刺史李邕見上于汴州詔獻辭賦稱旨由

矜炫云且入相中書令張說甚惡之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臣伏見陳州刺史李

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謂助宋璟請誅易之事見嗣聖二十一年韋庶人

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謂諫用衛士鄭普恩事見神龍元年身雖受謫奸謀中阻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者也且邕之為人拯孤

恤窮救乏調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噫天之將喪斯文也臣聞生無益于國者不若殺身

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斧鉞以代邕死然臣非有私于邕也臣與邕素不相識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特為國

家惜賢且以成陛下矜能之德耳書奏邕得減死貶通州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

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

南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辦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

鼠輩何能為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救源乾曜及刑

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胡珪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良之曹孫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抗安石之從父兄子也韋安

石歷事武后中宗聚死於開元之初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性清儉謹厚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

務進者頗煩之時初廢京師職田議者請于關輔置屯田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內外異制若人閑無役

地棄不耕發閑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

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于家免庸則賦闕于國內地置屯田所未有

得不補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元紘雖在政府未嘗改治第宅僕馬弊劣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族宋璟嘗嘆之每

謂人曰李公貴為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源乾曜等鞠張說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

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蒙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于國上以為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

故丁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上為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請然後復常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

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間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絳為詩友又多聚書畫古迹為時所稱丁亥太原尹張孝

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之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定州置北

平軍恆州置恆陽軍莫州置唐興軍易州置高陽軍滄州置橫海軍上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載天之讐豈可以為國母人聞盛言

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考異曰唐會要云侍御史

潘好禮聞上欲以惠妃為皇后進疏諫曰臣聞禮記曰父母之讐不可共戴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于天下乎也昔齊

襄公復九世之讐丁蘭報本母之怨陛下豈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于天下乎也昔齊

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延秀等並干紀常亂逆竊神器劉狼同穴梟獍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髮為夫妻者尚相揀擇況陛下是累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

之望又見人間感言尚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停知政事之後每詣附惠妃獄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杜之於將漸不可悔之于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太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良為是也昔商山西結雖不食漢廷之祿尚能輔明太子況臣愚昧職忝憲府斷見數日此表非潘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開元十五年為溫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恐錯則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五月癸卯戶部奏令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六月戊午東都大風拔木發屋毀端門鵠吻上以旱暴

風命百官上封事指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暹在安西四年綏撫將士不憚勤苦甚得夷夏之心自王

孝傑克復四鎮復四鎮見二百五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揚名郭

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為人所稱 是秋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言水遭使賑給 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

成湯考異曰令狐頴代宗實錄云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時元宗幸汝州之溫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

舊紀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皇后吳氏生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元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

然傍無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教庭開元二十三年元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

危者數矣無何須髮斑白當早朝上見之慨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庭殿宇皆不洒掃而樂器塵埃

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生代宗按開元

二十三年季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五年季林甫始構韋堅之獄舊聞

所記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妃傳全取之今皆不取 按漢廣成苑在唐汝州梁縣界其地有湯泉 已已還宮 十二月丁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

楊思勗討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 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在流鬼國西上

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以領諸附從

之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更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

水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更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彊兵三十餘

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彊遣之門藝至境上

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藝棄眾開道來奔制以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遣使報云門藝遠來歸投誼不可殺已流於嶺南惡地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遠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李道遠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鴻臚掌四夷之客故以漏泄為罪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殺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意不能死門藝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杜暹之為安西都護也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交河公主阿史那懷道之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為

安西都護要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丁卯開元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

意常怒之近自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王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

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十四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寇大斗谷

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考異曰吐蕃傳云君奭畏其鋒不敢出今從君奭傳會大雪虜凍死者甚眾自積石軍西歸

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恭祿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

萬計而還考異曰君奭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帥眾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奭襲其後敗之于青海之西據實錄及吐蕃傳入寇在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冬誤也君奭以功還

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說度君吳必敗因表上舊州關羊井帝以申諷諭曰臣

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鶻推情舉類獲此關羊遠生越嵩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

下選良家子六郡求猛士于四方烏不遁才獸不藏技如蒙效奇靈圖角力天場卻鼓怒以作氣前踴躍以奮擊跌

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瀝血爭雄敢殺見而銜冠驚狼聞而擊節莫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

鞋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關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 初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記

水蓋汴口更於滎澤引河入汴隋開皇四年分滎陽置廣武縣 仁壽元年更名滎澤屬鄭州擢宗器為左衛率府曹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貶宗

器為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臣范安及發河南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自日而畢 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

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憲

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皆得顯事無所諂承隱甫在職強正無所迴避始令一切歸罪惡長乃得行事稍有

忤意便列上其罪前後貶斥者殆半群寮側目至是被黜臺中稱快 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

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則先差 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

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實不出外初太宗愛晉王晉王治是為高宗不使出閭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閭及自皇嗣為

相王始出閭中宗之世譙王失愛謫居外州溫王年十七猶居禁中譙王重福 溫王重茂上即位附苑城為十王宅朱崔街東第五街有

安國寺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處十五王王謂慶德王郭榮儀台 賴永濟也後武肅陳豐帝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是為十六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

閭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

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貴嬪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

貴近絲人一綆杜鎔曰唐令綉六兩為七絲五兩為絢麻三斤為絢未 知絲綆輕重何如 絢音利又音列絢音句又音劬晉州大水漂損居人廬舍 秋七月戊寅冀

州河溢 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頲字廷碩少有俊才一覽千言輒能覆誦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

誦庾信枯樹賦頽欲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時又有京兆尹來謁環令頽咏尹字頽應聲而對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弱冠舉進士吏部侍郎馬戴見之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神龍中拜中書舍人俄而父環入相父子同掌樞密人以為榮及上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頽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不及也丁父憂服闋遽工部侍郎上嘗問宰相曰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用人惟賢是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頽為中書侍郎帝勞之曰此官自陸象先亡朕未嘗與入今無易卿者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政事有食自頽始頽性廉儉所得俸祿悉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自景龍後文章與張說齊名號燕許大手筆庚寅鄜州洛水淹壞人廬舍辛卯又環同州馮翊縣解宇溺死者甚眾八月潤穀溢毀涇池縣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進攻玉門軍

玉門軍在肅州之西二百里宋白曰肅州玉門縣漢罷玉門關也從其入于此故曰玉門縣石門周匝闊經三十里眾流北入延興海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

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

宋白曰常樂縣屬瓜州魏之宜禾郡前涼之涼興縣涼武昭王於三

危山東置常樂縣唐武德五年改置常樂縣

縣令賈師順帥眾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恭祿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

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悉諾邏恭祿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

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境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初突厥默啜之彊也迫奪

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王君奭微時往來四部為其所輕及為河西節度

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奭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

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湊州渾大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滕州

滕州漢蒼梧猛陵縣地晉置永平郡隋置滕州廬山都督

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己卯貶右散騎常侍奉令問為撫州別駕

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坐

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吸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

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齎繒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

馬益壯焉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回紇承宗族子瀚海

司馬護輸糾合黨眾為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問道詣突厥王君奭帥精騎邀之於肅州宋白曰隋仁壽元年分甘肅州為安樂降三百四十里還至甘州南望峯驛甘州張掖縣西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奭節鉞先殺其判官宋貞剖

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奭帥左右數十人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奭載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

輸棄尸而走考異曰舊傳云回紇既殺君奭上命郭知運討庚申車駕發東都冬十月己卯至西京 辛巳以左

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吳王恪太子宗之子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

使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奭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仙客本鴈

小吏鴈縣前漢屬北地郡後漢屬安定郡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奭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

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甘州西北百九十里和連山帥餘眾築故城板榦裁立詩云縮板以載縮板兩旁內土其中而築之榦亦板也孔安國

曰旁築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眾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

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

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守珪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初為幽州果毅刺史盧濟卿深禮遇之常共

櫓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為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邪及是都督瓜州地多

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常澍雪水溉田時渠堰盡為賊毀地少林木難以修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有大

木數千章塞流而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耨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以紀其事悉諸邏恭祿威名甚盛蕭嵩縱反聞於

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

唐紀二十九

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國兵四萬人府兵廢行一切之法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人寇互出兵腹背擊之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是歲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

饑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以賑給之

戊開元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

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宣撫使始此乙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瑒何遊魯反考異日本紀作馮仁智今從楊思勳傳陷四

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瑒稱南越王分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勳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丙寅

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

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敕任張說兼集賢殿學士時說雖罷政朝廷每有大事

上常遣中使訪之尺令在家修史李元紘上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褒貶前賢所難事

非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于禁中所以重其職而

秘其事也望敕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上從之故有是命壬辰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

騎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隨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

渴波谷渴波谷當在青海西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大莫門城在九曲擒獲甚眾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己巳特進張說上開元

太行應詔行之體一行雅大衍數立術以應氣朔及日食以造曆應故曰大衍曆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祁連城在甘肅張掖縣祁連山

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強弩四十擊之戰自晨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八斬首五千級虜散走山谷哭

聲四合時兵馬使王忠嗣在嵩麾下帝以其年少敢闕詔不得特將嵩將入朝王忠嗣進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

子乃請精銳數百長虜會贊普大酉謁武靈標州忠嗣拔刀直進斬數十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上大悅累遷左

威衛將軍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己丑還宮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尚書同平章

事 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家酬勳五轉 丁卯上幸驪山溫

泉丁丑還宮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仍分為九等 楊思勳討陳行範至龍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于雲

際盤遼二洞思勳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勳為人嚴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

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髡髮際掣去頭皮蠻夷憚之

已開元十七年春二月丁卯嵩州都督解人張審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昆明縣屬嵩州漢定作縣地後周置定作鎮武德二年改置昆明縣以其

地接昆明故也縣有鹽有鐵 築城以衛之故又有鹽城 殺獲萬人 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

朔方節度使信安王諱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諱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

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諱不聽引兵深入急攻破之乃分兵據守要

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十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自鄯州郭城縣河源軍西行百

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渭七里有石堡城本吐蕃鐵仞城也宋白曰石堡城在龍支縣西四面懸崖千數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三十里 丙辰國子祭酒楊場上言以為省司奏

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

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

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頭月尾且今之習左氏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

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請自今考試者並帖平文以存大典唐取士之科有進士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文理通粗為上

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等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 通典曰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檢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

六者 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後代便棄請能通二禮及公穀者亦量加優獎于是下剝明經家

能習左氏及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為式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

各祀於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瓘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瓘安石之兄子也 乙亥

大風震電藍田山崩 五月壬辰復置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雍同華高陵郿為京畿洛汝為都畿 初張說張嘉貞事元絃杜暹

相繼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議事于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絃還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悅

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絃曹州刺史舊志曹州京師東北 罷乾

曜兼侍中止為左丞相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唐初僕射之職無所不統是正丞相也至中宗神龍元年豆盧欽望專為僕射不取預政事是後專相僕射者不復知政事雖有丞相之名非復

唐初丞相之職矣今源乾曜止為左丞相 以戶部侍郎宇文融為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

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節度使自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

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于上曰福

順與禁兵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

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舊志興州至京師九百四十八里 澣素與察善出城錢之因道禁中

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上怒召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為密耶且察素無行嘗遊太平之門卿豈不

知耶澣頓首謝秋七月丁巳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良德亦漢合浦縣地吳置高涼郡陳分置

務德縣後改為良德潯州漢山阿林之地潯于布山地置桂平郡隋廢郡為縣又于阿林地置皇化縣隋廢入桂平貞觀七年置潯州治桂平復置皇化縣屬焉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

花萼樓下考異曰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應是月己未朔癸亥五日也 左丞相乾曜石丞相說師百官上表請以每歲

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聖節錫宴自此始後改千秋節為天長節德順憲穆不置節名 尋又移社就千秋節自古以來社用戊日 庚辰工部

尚書張嘉貞慶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

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禁私

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米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乙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宋璟為尚書左丞相源

乾曜罷為太子少傅乾曜歷官皆以清慎恪敏著稱為相十年務為寬平惇大故鮮咎悔 是月越州大水漂壞廨

宇

宇及居人廬舍 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賦財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

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融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

功有寵於上以平石堡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

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考異曰舊傳曰殿中侍御史李宙彈召禕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問黨李宙貶今從唐厯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

皆祖於融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

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

縣漢蒼梧郡荔浦之地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唐分置昭州有平樂水秀異曰唐厯云裴光庭等諷有司劾之積其

賦鉅萬計舊傳曰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職等事今從實錄統紀又唐厯云十月乙未按

長厯十月戊午朔無乙未今從統紀至額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高宗調露二年分橫

巖州之北因名道卒 十一月庚寅上享太廟辛卯行謁橋定獻昭乾五陵行謁五陵以車駕經行近遠先後為次戊申還宮赦天

下百姓今年地親悉蠲其半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 十二月辛酉上幸驪山溫泉乙丑校獵渭濱壬

申還宮 是歲忠王母楊妃薨葬于細柳原上命張說為志文其銘云石獸泣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

兮脂粉膩不知何年兮開鏡奩是為元

庚午開元十八年春正月考異曰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賀按長厯是月甲戌朔無癸酉實錄此年事與本紀

唐厯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闕亡後人附益之新紀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

實錄又云丁巳新迎氣于東郊下制十八年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因從帝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按是月無丁巳諸

書及會要皆無十一年親迎恩事唐厯在二十六年正月七日丙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年正月丁

丑又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恩大略與此宰相至賈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十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起舞盡歡而去 三月丁酉復給京

官職田 夏四月考異曰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長厯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乙丑

是月乙卯朔無乙巳丁未蓋紀唐厯亦無幸溫泉事今不取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

唐紀二十九

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久後速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凡罷官之後經選

次而集于吏部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躋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

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光庭得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門下主事闕麟之為光

庭腹心光庭令專主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

和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紇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

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已酉可突干弑邵固立屈烈為王帥其國人并脅奚叛降突厥奚

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闕內

河東河南分道募勇士六月考異曰唐初裴光庭娶武三思女高力士私焉光庭有吏材力士為之推

殺因以入相時彥節之琛璵王峻酒後舞回波樂以為戲詭光庭患之乃奏天下三十

餘州缺刺史升平日久人皆不察外官請重臣兼外官領刺史以旌其望于是擢璟揚州叡州陸象先荊州凡十

餘人請駕就天下奏務重實賴舊臣宿德訪其得失今盡失之則朝廷空矣上乃悟遂止按實錄是歲閏六月以太

子少保陸象先兼荊州刺史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伯先

環駁未嘗除外官今不服

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于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今忠王

英姿穎發雅類聖祖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拔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開元初置平盧軍于營州

云尚書諱承治開元中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擒祿走可突干新傳云承玼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

為平盧先鋒承治勇而決號驍門二龍據此則承玼承治一人也今從新書吐蕃此又音妻上解捺音難入聲壬

午渥洛二水溢壞天津永濟二橋溺東都千餘家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行吐蕃兵數

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唐諸王友從五品上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遣書悻悻吐蕃請用敬國

卷二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

更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石由茲因

敵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謂金誠公主也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

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微隨惟明

入貢考異曰寶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微悉來朝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七月丁未朔無癸巳今從唐曆舊本紀吐蕃傳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聞

張元表等先與兵寇鈔武后時張元表為安西都護與吐蕃互相使掠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

屢遣使者入朝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尚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庚寅上幸鳳泉湯癸卯還京師吐州郡縣有鳳泉府甲寅護密王羅真檀入朝留宿衛護密或曰達摩悉鐵帝或曰鐵偏元親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北

直京師九千里而肅北臨烏烏嶺河當四鎮入吐火羅道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十二月戊申尚書右丞相蘇文貞公張說

薨說字道濟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于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與所秘謀密計甚眾後卒為宗臣前後

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者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譔述天下辭人咸諷誦之其謫

岳州也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帝好文章有制作必使視草說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王化粉澤

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突騎施遣

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丹鳳門樓也東內大明宮正門曰丹鳳門突厥使者預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

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開府儀同三司

內外閑廐監牧都使霍國公主毛仲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

文左武衛將軍季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為不灋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

於辭色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

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象半皆宦官矣楊思勳高力士尤貴幸思勳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

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其卑品者小忤意輒詈辱如童僕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

日上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

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事見二百九卷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

北門奴官太盛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未幾毛仲又索申仗于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為少尹奏之上始決

意除之恐其黨驚懼為變

辛開元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瀛州別駕狀曰瀛州臨瀛郡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瀛

州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瀛水以為州名考異曰寶錄十八年六月乙丑王毛仲貶瀛州按唐歷統紀舊貌毛仲貶皆在十九年正月今從之福順地文字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

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

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内外金

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于己親力士娶

瀛州呂元晤女為妻擢元晤為少卿子弟皆王傳唐諸王傳從三品掌輔相贊導匡其過失呂氏卒朝野爭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

辛未遣馮驢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崔神慶進用武后之時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左氏文選正字于休

烈上疏考異曰寶錄十一年七月士申敕遣崔琳充入吐蕃使矣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公主于休烈諫丁亥以崔琳為御史大夫八月辛卯降書與吐蕃使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繼至京師本紀唐歷皆同十九年

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享于吐蕃金城公以為東平主漢之懿親求史記

主因名悉繼請書于休烈乃謀實錄皆誤在前年七月八月按七月癸丑朔亦無丁亥以為東平主漢之懿親求史記

諸子漢猶不與漢成帝弟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

宜在諸侯王不況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

等奏吐蕃聲味頑罵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

忠信禮義皆必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甯之元孫也丙子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三月突厥左

賢王闕特勤卒賜書弔之丙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張良配享齊大司馬

西河太守吳起諡昌國君樂毅泰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向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戰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

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來美卻費人曰我戰則克魯定公與齊會于夾谷孔子相齊使萊夷

裔夷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遠辟之及攝行拘事將墜三都于是叔孫氏御而季將墜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始後二子奔齊遂墜費又孔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宣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

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楯服肱決射御說王制之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放

謂擐衣出其臂脰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受成獻賦莫不在學詩魯頌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猷淑問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

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莫所不為矣自

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

之師使太公有神必差與之同食矣

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真君祠杜佑曰開元十九年大台道士司馬承禪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五

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定碑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石堡城西二

奇其說因敕五嶽各置真君祠冬十月丙申上幸東都或告舊州都督張審素賊汚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

圍汪殺告者謂汪曰善養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其家審素

二子復張本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壬申開元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祿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其子與契丹壬申以戶

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金藏字見二百五三月賜與